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丙戌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一一三〇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illegible]

本報緊要啓事

本報爲清理積欠，曾限於五月二十日前清理完畢，並將七月份各地區擬訂報紙的總份數於六月十五前送交本報發行科，以便按時寄發，惟迄今有不少地區尚未送來，茲特鄭重啓事，凡七月前不送來者，即決停發，請希注意。

六月十九日

臨縣豐記啓事

本公爲便於領導起見，將貨棧之業務，併於兌莊，移住自修新院內照常營業。新章改爲「臨縣豐記」，「臨縣豐記貨棧」之舊章，即日作廢，凡各地新舊顧主，如有委托代發貨者，請直洽「臨縣豐記」即妥。

地址臨縣城內圈圈門牌九號

離石新區夏鋤夏收中

民兵帶頭組織變工

組織扎工隊到汾陽川割麥子

（離石訊）六區新解放區夏鋤變工中，民兵起了帶頭作用。九里灣村在開始夏鋤時，民兵隊長李之林首先組織了六個人的一個民兵變工小組，十天內不僅把組內的九十六畝夏田全部鋤過，又幫的給人家鋤了六十畝地，他們拿出三萬二千四百五十元買火藥打石雷，準備自衛之用。在民兵變工小組影響下，羣衆自動組織了一個變工組，民兵變工小組又擴大爲十個人。下三交村發放貸糧之後，民兵分隊長賀金元組織了十九人的開荒變工組，到六月三日爲止已開過六十三畝地，決定完成一百畝的計劃。他們又組織了二十一人的扎工隊，到汾陽川割麥子。婦女幹事王迷子組織了七個人的拾麥隊，計劃每人可拾回三小斗麥子，她們還訂出紀律，不能偷割老百姓的麥子，不得和割麥男人亂說亂罵，以免影響不好。（李志新）

（又訊）爲防止閻頑軍破壞夏收，三區特於六月十一日召開民兵大會，加强自衛作戰工作。到會各村民兵、男女羣衆二千六百餘人，領導同志講了目前民兵的任務之後，從閻區逃來的青年學生蔡青元，報告了閻錫山軍隊如何逼害搶掠老百姓的事實，引起大家的高度警惕和義憤。隨後開始檢閱民兵；實彈演習中劉家山民兵劉還昇、官莊垣民兵張茂花成績比較好，政治測驗中最多的得了八十五分，最少的也有六十分。經過檢閱之後，民兵情緒很高，他們決定回去之後要整頓各村民兵工作，組織扭架隊，如果閻頑軍敢來破壞夏收，將堅決進行自衛作戰。（宗厚、萬武、保興）

五寨縣區幹部決定下鄉

大力進行減租減息

（本報訊）四月間五寨舉行擴幹會後，縣區幹部重視了減租工作，作風亦有改進，新區減租工作得到進一步的開展。杜縣長等也親自下鄉深入羣衆的地方，在小寨村共邊及其他羣衆常聚集的地方，與羣衆接近，發現了羣衆未得到應得的反貪污果實，並在接近羣衆中逐步發動羣衆開展減租運動。右所、石廟、李家坪等村，工作幹部都深入羣衆發動教育，並在減租運動中，提拔了積極分子。總計全縣新區羣衆今春以來已買得及贖回土地三千九百零六垧，很多農民在這當中提高覺悟，積極參加了各項工作。四紫寨李喜旺得到土地以後，積極開展村中防奸自衛工作，熱心幫助抗日有功之復員軍人。李家坪得到十七垧土地之農民呂三女，深感到在反動派的內戰火燄中必須警惕地保衛自己的利益，他說：「現在我覺醒，頭上也要枕一顆手榴彈呢！」右所村新湧現出來之村幹部肖二拴、高來拴等認爲必須徹底發動減租，才能壯大人民的自衛力量，他們已能在村中獨立自動地進行工作。

但在這一運動中，有些村子做的是有不小的缺點的，總的缺點就是單純的經濟觀點和粗枝大葉強迫命令的作風，因而沒有把羣衆真正發動起來。如孫家坪工作同志不是從啓發農民的政治覺悟中，團結組織農民進行鬥爭，而是單純地要「東西」「門爭」，因而羣衆在反貪污減租中思想上沒有提高。二區某些同志幾天中就搞完了青楊林、東洋坊、西洋坊的反貪污運動，只有幾個積極份子「動彈」起來。圪嘴村工作同志只聽到上級要求做「羣衆運動」，不去從最迫切的問題上來解除羣衆的痛苦，卻主觀地了一個反迷信組織門爭，便逼着迷信組織頭子要「銅人」，反貪污反錯了對象。這都是脫離羣衆的行爲。再有個別地方，竟錯誤地花很多力量去說服貧農向中農減租，而忽略了對地主的查減，及減輕其對農民的債務等剝削，有這些缺點與錯誤的地方，羣衆都未能很好發動起來。按五寨新解放區共有一百一十七個自然村，而經過減租運動的只有三十一個自然村，不及三分之一，而且此三十一村中有些村子尚未做好，極須廣泛而深入地進行發動。縣區幹部會議上決定今後極大的努力開展減租減息運動，除極少數人留駐機關外，大部分同志將投入此一運動的組織和領導中。作法上決定把過去「各村聯各村」的手工業方式轉變爲以地主爲中心大規模的聯合減租運動，堅決而徹底地打破某些不法地主造謠「變天」、違抗減租的行爲。（占林、獻征、元青）

太岳與山東我軍

再度解放聞喜、即墨

（新華社邯鄲十九日電）同蒲南段重鎮之聞喜城，已於十四日十八時再度爲太岳軍區八路軍解放。按該城於去年十二月八日即爲我軍從偽手中所解放，十二月中旬爲閻錫山軍所侵佔，停戰令後，該城閻軍更不斷向解放區進攻，至五月底止，百人以上之進攻即達十七次，我聞喜八路軍共犧牲排長以下三十一人，負傷團長以下五十九人。六月以來，該部爲配合蔣閻軍向汾南及同蒲沿綫全面進攻，連日以百人至五百人兵力向我城外駐軍猛烈進攻，並派遣大批武裝特務深入解放區，在張定莊、邱村、姚村等地暗殺幹部及羣衆，並武裝搶麥，城外羣衆小麥一百廿畝被搶割一空，打死割麥農民八人，打傷廿五人，抓走十六人。城內外羣衆對閻軍此種罪行，均憤恨萬分，紛紛要求八路軍解除痛苦。最近閻偽軍更在文水、交城、清源、太谷、徐溝各地進攻解放區，十三日攻佔了開柵鎮等地，又在汾南地區侵佔了稷王山等解放區，八路軍不得已，才採取自衛行動，至十四日十八時，城內閻軍保七團保八團及愛鄉團等全部放下武器，聞喜總再度光復，全城人民均熱烈歡迎自己的解放者——八路軍進城，現城內秩序已迅速恢復。

（新華社萊陽十八日電）盤據即墨城偽軍趙保元部三百餘人，十六日下午四時在國民黨反動派七架飛機掩護下，棄城逃竄，該城遂爲我八路軍恢復，按即墨城早在一九三八年時即爲我軍一度攻克，去年八月廿六日，我軍二次由日寇手中光復，廿七日復爲國民黨反動派指使的敵偽軍強佔，此次係爲第三次解放。

× × ×

閻軍以暴力與欺騙方法

在晉中平川大肆抓丁

（新華社汾陽十八日電）與對我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之同時，閻軍在各地大肆抓丁。據本月十一日，平遙、介休、汾陽等縣城關周圍各村及我解放區邊緣村莊，被抓之青年壯丁已達一千一百餘名，僅汾陽之石塔、介休之東西大聊、宋安、南三娘、前後道備，平遙之道虎壁、城南堡等數村，即抓走三百多人。七日，閻軍二零八團率同「石騾村」武裝共一百餘人，將我石城村包圍，挨戶搜索，捉走男子八十七人，帶至汾陽南關即強行「編組」，年青的強迫入伍當兵，其餘一律令修築碉堡，至今未歸。——雖然麥禾已經成熟，但以村中無人，至今無法進行收割。汾陽城外附近村莊因閻軍瘋狂抓丁，已路斷人稀。十一日由平介前後道備、候郭兩村抓走之三十餘壯丁，被迫換着軍衣，編入閻軍。除「一進城即被抓」而外，閻錫山的地方走狗「組村」人員，更以「召集」「開會」「受訓」等名義，騙將無數無辜青年騙入其部隊作內戰犧牲品。上月二十七日介休義安「編村」召集各村青年開會，即將全部赴會青年強迫解往城內當兵，年青家長們得悉後，含淚去看自己的子弟，閻方「編村」人員卻以「兵農合一」好「等口號。平遙閻頑縣府並由強令訓練之一千四百餘商民（第一、二期）中抽出青壯三百八十餘名，發下步槍、機槍、擲彈筒等武器，指派幹部率領四出活動，此外靈石中學之五百名學生，亦已被逼以發下的武器，演習實彈射擊。對閻錫山此種抓丁擄兵，準備長期內戰之罪行，老百姓已恨之入骨。

朔縣全境解放

我軍戰績輝煌

（本報訊）朔縣城被我攻克後，全境十一萬人民已全部解放，茲據最後清査結果，戰績輝煌，計閻偽軍四十五團、政治保衛團、愛鄉團、縣政府、特務工作隊千餘人全部解決，漢奸特務全部落網，共俘虜偽縣長崔立成以下三百餘人，生俘偽團長以下七百餘人，內有日軍顧問、佐藤宋等四名，我共繳戰砲二門、輕重機槍六十餘挺、步槍五百餘支、子彈數萬發、倉庫三個、電燈公司一座、麵粉公司一座、火車一列、汽車兩輛、電台兩個，我縣政府已入城辦公，城內秩序良好。

在減租防旱運動中

邊區百餘水渠大部完工

今年增加水地百萬畝

（本報訊）綜合各地報導：今年新解放區各地羣衆，積極濬河修渠打井開地，成績極大。根據現有材料統計：平介、汾陽、文水、交城、陽曲、靜樂、方山、忻縣、寧縣、五寨、神池，以及綏蒙和雁北兩區十一縣，共廿二縣，共興修大小水渠百餘條，能灌溉土地百餘萬畝，大部份均告竣工。其中規模宏大者，如文汾、平介之永濟渠及文峪河，集寧之霸王河民生渠，各渠均能灌溉土地近十萬畝。雁北、綏蒙兩區，因今春以來缺雨亢旱，羣衆興修水利更爲積極，雁北六縣原計劃修水地一二萬畝，現在修築大小水渠數十處，共長二百餘里，可灌地十萬畝以上，比原計劃超過四倍。各地開渠經費，主要是清算減租所得的勝利果實，一般均採用富戶投款報糧作股，貧戶以勞力入股辦法，由羣衆合作進行，規模巨大，羣衆無力單獨進行者，政府即撥出糧款幫助，汾文平介等地政府發放水利貸款三千萬元，貸糧七百大石，民生渠等處亦貸款二百萬元。大部水渠也經過深入清算減租門爭勝利後才搞起來。如朔縣下團堡、李家窰等九村在減租後，羣衆熱情挖渠，灌大水地萬餘畝，五寨城關羣衆減租後，挖整四里長大渠，能灌地三千畝，右所村減租後，修建灌地一千二百畝。許多地區羣衆沖破了封建勢力的障礙而興修水利，如三區橫板溝沿河岸九十里地村莊，羣衆向霸佔水程的惡霸郭志儀門爭，取消舊規後，恢復舊渠五條，水地從一萬畝增加到三萬畝，除恢復前有水地外，新增加二萬二千畝。太原之清源、陽曲、東渠，神池之趙坡村等地，都是從反對惡霸獨佔水源，不讓羣衆開新渠的勝利門爭中，使遠灌而積擴大渠。神池之大水口等村水渠，則是克服了地主的阻撓，才修成功的。在領導組織上：各地都派出建設幹部到各村發動，由羣衆組織水利委員會統一領導與組織勞力，歸渠築壩採取集股辦法（身股、銀股、勞動或數人集一股），集體勞動，按工分益，或十人八人的自由組合小班子；五寨開渠是勞力組合，按段包工；神池二區提倡牛變工，解決了缺牛戶與有牛而缺勞動力者的困難，使修渠和播種兩不耽誤，並把二流子組織起來修渠；按勞動情況給工資。水權使用，一般均由民主選出之水利委員會統一調劑，按莊稼需要程度，輪流澆灌。至於新修水利增產後的租佃問題，五寨規定：地主投資開渠者酌量加租；佃戶代地主擔負渠款和修渠工者，不得加租，佃戶按減租後的租額且須保證十五年到二十年的租期；或以繳出之款及人工按一般地價分買一定數量之土地，地主亦不得以增產爲藉口加租。

發動群衆自己起來幹

——記龍勝縣六蘇木減租算賬運動——

一、春天窮苦農民沒種籽地種不上

六蘇木是龍勝第一區保安鄉的一個自然村，在卓資山南三四里，共有一百二十餘戶，另有閙門子（口裏移去的僱工）五十戶左右。村由南至北有五里多長，居住零散，成一長形，召開全村羣衆會甚爲困難。

村裏有地主八家，富農十四家，中農十八家，其餘大部是佃、僱農。在租佃僱傭關係上問題很多，全村七千二百九十二畝土地，地主富農即有五千三百廿四畝，佔百分之七十二，中貧農只佔百分之廿八。敵佔期間，地主及部份富農中，王家、溫家、梁家都給敵人做過事，王紹業（特務隊長）、梁天闢（鎮公所書記）在該村解放時逃亡。由於上述情況，羣衆運動不是發動大鬥爭，而是廣泛的算工賬和減租運動。

去年該村還遭傅作義軍洗刼，許多夜麥被吃了牲口，有幾十家根本沒上場打夜麥，還被搶了許多傢具等東西，羣衆十分窮困，今春羣衆普遍呼聲是「沒種籽、沒牲口吃的，地種不上了。」該村解放後，工作人員只去幾次講過話，叫「三七分糧」（指伴種地），但沒進行工作，村裏完全是舊的一套，羣衆對共產黨、新政權等等一概不知道。

二、走到佃、僱農家裏

工作團的幾個同志到了該村，鄉政府（也是舊一套）通訊員，便照例把他們帶到老財院子的好房子住下，他們立刻便搬了家，找了一個窮無一畝地的郭小二家住下，而且是佃、僱農最多的村北頭。由於接近這家的都是窮人，所以第三天上午，便有三三兩兩的窮人不斷的來，於是很自然的接近了他們，告訴他們來是幹什麼的，有甚問題都能幫助解決。一個婦女說她給溫志堂割麥子，賺了一斗四升麥子，吃了溫家二斤爛肉便不給麥子了。又一個女人說她一條被子被村裏女惡霸偷去，反而把她打得病了四十多天。……這些小問題，一個也不放過，設法解決了，羣衆認爲來的這些人是給羣衆辦事，關係就密切了一步，找的人更多了，他們就進一步到佃、僱農家裏去。

頭幾天，走到認識了的長工、佃戶家裏去，由於預先調查了一點情況，所以一見如故，容易談到一塊，但對算工賬，減租都採取消極態度。他們走到主文慶的長工頭兒沈二狗家和他老婆女兒閒談，談到和僱主算工賬時，二狗說：「咱們吃苦相宜，就是那個，不算了。」又問他今年用過主家些什麼東西，他說：「啊呀！可是記不得了，咱不識字不記賬，那還能記住那些事哩！」又問他你的賬算了，算的怎樣？他說：「長支了一百元」「爲甚受了一年，東山的太陽背到西山，血一滴汗一滴，算下來還長花了人家一百元呢？」二狗老婆接着說：「唉！咱一年四季沒甚和人家聯甚，甚不是靠人家！」「你用過人家些甚？」「穿了兩個布二尺市布。」二狗女兒說：「還有二兩五錢錢。」二狗也說：「吃了人家廿幾板水煙，一板抵二百元算，還用了些白麵莜麵。」「還有些甚？」「二斤油」，就這樣才慢慢地告訴了他一年用了主家的東西，於是按每季物價粗略算了一下，共合麥子四石三斗三升，二狗上工時言定工資九千元，按當時合麥子九石，主家還欠二狗四石六斗七升。算了以後，二狗雖也覺得按錢算不公，但二狗和他的老婆還是說：「咱的不算了！」理由是「實老爺時人家借給五斗糧，現在兒女也長大了。」「攬工就是這樣，以後還要求人家哩！」

就這樣，他們一家又一家的訪問，了解了農民思想上的問題，歸納起來，大致是：第一、「咱們是靠地主生活，離開人家就沒辦法了。」第二、「地主對咱們好，救咱們。」第三、把減租認爲是「公差」。第四、親戚

五寨二十萬垧秋田種完　新區荒地全部消滅

生產領導上的自流仍未澈底克服，有的地區又發生强迫命令的現象。

（五寨訊）大規模生產運動中，全縣二十萬垧秋田已全部下種，新解放區羣衆在「恢復生產，重建家園」的口號下，經過深入的動員，並具體解決了生產困難，羣衆生產情緒空前高漲，消滅了敵佔期間留下廣大的荒蕪土地。僅二十三個行政村（缺八個行政村）的統計，羣衆共開生熟荒七千八百四十九垧，四區平川羣衆連墳地都開了。水利工程規模很大，全縣有一萬五千個勞動力，參加恢復和新修了廿一條大小水渠，能澆地一萬垧，打壩澄地四處，能澄地五百垧，使貧瘠的沙荒地變爲良田，羣衆對新政權這一興利除弊的措施，到處讚揚。生產中所以獲得了這樣的成績，主要是由於發動反貪污、反訛詐、減租、清債、回贖運動中，廣大農民獲得了土地，據不完全統計，羣衆共解決了土地三千九百〇六垧，僅三區六個自然村一百三十七戶貧農，就買回土地七百五十一垧。其次，在運動中清理了義倉，僅十七個村就清出七百二十石義倉糧，單小寨村就有四十四戶貧農，借到七十三石糧。在缺乏義倉的村子，發動互濟，解決了羣衆的口糧，並獲得買牛的資本，加上政府貸款，二十個行政村，耕牛即增加了二百七十七頭。但在生產領導上，組織新解放區大量剩餘勞動力，進行開水渠並組織了部份變工，新區新幹部很多，他們的工作情緒很好，但缺乏領導生產的經驗，工作範圍尚只限於興修水利和改造二流子方面。至一般地區自流偏向，到目前在幹部思想上尚未澈底轉變，有的認爲羣衆自願結合的變工組不算，非幹部親自組織才去領導，這樣就放棄了全面領導責任，四區大部份區村幹部，還只停留在一般號召，沒具體的組織變工。另一方面是有的幹部認爲不强迫，就不能變工，於是又產生了强迫命令的作風。第二個偏向，部份幹部片面了解發動各階層生產的意義，忽視對廣大貧苦羣衆的生產領導。產生這些偏向的原因，是領導上在傳達方針時，不具體，只是一般佈置，對區村幹部缺乏具體幫助，一般化的工作作風形成的。經濟幹會深刻檢討後，幹部都已分頭下鄉，强調從實際生產領導中，來克服工作偏向。（献征）

經過實驗提高變工

偏關油房頭打亂夏鋤

乾穢穀子多已捉苗，未捉苗的補種糜子

（本報訊）偏關油房頭村，組織變工已經二年，今年幹部沒有去領導，羣衆仍按往年辦法組織了小型變工。春上檢查生產時，領導上認爲這個村變工有條件再提高一步，就派幹部與羣衆一起研究，採用實驗辦法：組織羣衆集體養羊五十六隻，糞按股均分。過去送糞以小組爲單位，兩頭毛驢需兩個人，現在四頭驢併到一起，至少可節省出一個人。並針對開審所發生的問題：剩餘勞動力由各組分別解決，不能照顧全面，及各組勞動力、勞動技術上不便靈活調劑等缺點，均加以改進，如村中今年種瓜二十一垧，近因天旱需要担水澆，大家試驗幾組合起來澆，又省人工又澆的快。經過具體的實驗，精細的研究，然後提出：全村選個生產隊長，統一掌握領導，夏鋤開始以山頭、地段打亂耕作，鋤完一塊再鋤一塊，並訂好計劃進行精耕細作，各種穀物最少鋤三次。羣衆[illegible]這樣[illegible]

聯防打山猪成效極大

興四區耕地增加三分之一

（興縣訊）四區自組織聯防打山猪以來，農業生產勝利開展。全區共有十個打山猪小組，人數卅八人，先後消滅山猪一百五十六隻、狼四隻，爲羣衆除了大害，停止了不敢種莞豆、山藥、不願補種山猪吃後的地、和搬家等現象。伊伊溝村今年夏田耕地面積比去年擴大了三分之一以上。伊伊溝村曾有三家因山猪糟踏禾苗搬了家，還有幾家正準備搬，後來打死兩個大山猪，其餘的逃入林地內不敢出來，準備搬家的都不搬了。黑家溝、楊溝子村莞豆苗種三次，被吃三次，羣衆不敢種了，後來打死山猪，便又第四次進行補種，苗都捉得很好，而且再未被糟害；鄭家岔、神月村羣衆原來不敢種的莞豆也種上了。土灘溝村過去只在村周圍種地，遠地都不敢種，現在種了山藥，還換來小糜小穀種在[illegible]、靠山根的地也種上，全行政村今年增種夏田四百七十[illegible]，姚家溝一個自然村就增種七十九垧地。全區今年共種夏田一萬二千垧（有一行政村未統計在內），比去年增加三分之一多。（劉昇甕、翟正方、王秀梅）

巡鎮加緊運輸紡織

多賺糧食戰勝荒旱

（河曲訊）巡鎮地缺人多，羣衆大多依種棉、紡織和臨時小買賣爲生；棉今年春夏缺雨，棉苗已枯死三分之一，布疋也推銷不快，貧苦婦女也因花貴，不能繼續紡織，現六百二十戶中，便有二百餘戶，缺乏口糧。各村爲此先後召開生產備荒動員大會，發動在搶救棉苗和從種糜子而外，大量組織運輸和發展紡織，以換回糧食，解決口糧困難，現三村已組織起六十餘個剩餘勞動力跑運輸，缺乏資本的，發動變工組互借；生產大隊合作社也給賒一部份貨物；幹部也幫助向各字號接洽關係，臨時欠賬。出去跑腳的人，家中棉田可託人代理經管，在家的人，加緊澆棉、担炭、幫助閙紡織。組織出布疋，由貿易局統一收進換花，以解決銷路問題，並號召精紡精織，做到每疋要多賺一千元，個別缺花紡婦，現已進行統計，由紡織組加以調劑。（朱元）

河南村組織輪流澆棉

擠着等水誤工太大

（河曲訊）河南村三十三戶種棉戶，加緊澆棉，用水都取之龍王圪洞的水泉，因人多泉小，都擠着等水，誤工太多，如黑明漢僱了一個工，一整天才担了三担水。爲了有計劃調劑用水，召開了種棉戶會議，確定按地的遠近，編爲六個小組，每組選出組長，計劃組內營生和澆水次序；每日兩個組輪流担水，這樣能集中時間澆水，每日就可節省二十餘個工，而每三天都能輪到一次，羣衆頗爲滿意。（朱元）

是最近突擊搶種乾種，估計六月十五日以前，可全部種完。如糜苗被風燒未出，準備改種蕎麥，籽種已準備好；全村已出苗的四千多窩葫蘆，和二十一垧瓜，抓緊担水澆，現已澆過四次，並趁天氣變陰澆。將柴抽出小孩看瓜，組織人畜剩餘勞動力資瓜。現在則組織小孩給羊挽草，組織土地不多的鐵匠、泥匠、皮匠、釘鞋匠（這種人有好多）……包攬營生。雖天旱不雨，羣衆並未坐待等雨，從早至晚，都想辦法和自然作鬥爭。（雷行）

神府號召機關幹部

以身作則防旱備荒

區鄉幹部正發動羣衆鋤草築渠

（神府訊）「穀雨」以來，久旱無雨，全縣三分之一以上的棉苗已被風沙刮死，還有的穀子捉不住苗，快將成熟的麥穗也已有枯死的，縣級領導機關已指示各地，加緊領導羣衆變工夏鋤、紡織、運輸，並組織羣衆搶收夏麥，以免遭受可能到來的暴雨與冰雹的摧殘。又號召各機關全體幹部以身作則，一面積極生產，多種瓜和小日月莊稼，多鋤已捉苗的田禾，一面厲行節約。現各機關均已按生產單位進行討論，一致通過每人每日節省一兩小米，伙伕同志提出按人數精確量米做飯，盡可能做到不剩飯，各機關都從新規定日用品、燈油、辦公物品等供給制度。五區正積極擴大變工組，動員快鋤、細鋤、補種、乾種，靠河村莊提倡合夥修水道、築壩、綁吊杆澆地，担水澆棉、種瓜，啓發羣衆響應每人每日節約一兩米，發動婦女兒童採集野菜。區、鄉幹部均已下鄉進行，區公所也抓緊鋤棉，六畝棉田已鋤過兩遍，很快就推動起駐地羣衆也突擊鋤棉花，太和寨羣衆正趕修水道。一區發動羣衆除油汗，鋤棉時用小鋤在根的週圍稍堆一點土，輕輕拍一下，起防旱與擋風沙侵害的作用。王桑塔村每天已有十餘人担水澆棉，現正擴大變工組織，開展担水澆棉工作。（于洪滔、賀長光、王殿旗）

任區抗聯主任

方山勞英劉發喜、楊永瑞

（方山訊）爲了加强羣衆工作，縣區甲等農民勞動英雄劉發喜、楊永瑞，先後調任一、三區抗聯主任，現正努力於發動羣衆查減與生產工作。（于今）

陽曲六區開墾千頃碑

六百畝荒地將成良田

（陽曲訊）六區歸山村的戶山千頃碑，有肥沃土地九百畝上下，敵佔期間，土地相繼荒蕪成爲野猪圪狸橫行的世界。在和平建設中，六區政府特組織千頃碑墾荒委員會，提出要吃饃翻千頃碑去的口號，動員貧苦抗屬、退伍軍人、貧苦農民去開墾，耕牛的困難用變工夥開、找親友幫助、租牛、合夥買牛等辦法解決，糧食困難用各村未發出之民抗糧、貸糧、義倉糧、發動互濟等解決，現大家已自認開伏荒六百餘畝，決定於六月五日由各委員與開墾者去劃分土地。剩餘土地，由區村幹部負責號召貧僱開墾種蕎地及軍火田等。（方直）

、老主家，實在不好去開口減租算工賬。

三、誰靠誰生活，誰對誰好

因爲已深入到農民的思想中，所以問題就很明確了：要讓羣衆自己起來減租算工賬，就只有解決思想中存在的問題。於是他們便根據具體材料，先算了賬，又進行了教育啓發。

算工賬在這裏有兩種算法，一種是僱主按錢算法，一種是我們的按糧算法。僱工王有娃上工時說下工資七千五百元，按當時糧價合麥子七石五斗，按僱主算法是長支了六千二百四十三元，按折糧算法則僱主尚欠有娃麥子二石八斗九升，兩者差得很遠。照僱主算法是做一年賠一年，到兒子孫子都得當長工，有娃說：「人家早知道春糧賤，春下糧要貴。」他們就告訴有娃，這就是僱主對你的剝削。於是問題就引入到「誰靠誰生活」、「誰對誰好」、「誰是靠山」等思想教育上，他們用問答方式向許多個僱農進行教育，如「地主的糧食從那裏來的？」「地裏爲甚長出糧食？」「爲甚打十五六石糧食，自己連五石也拿不上？」最後僱工回答：「主家不受，一定是靠我們。」「做幾十年長工種幾十年地，爲什年年受窮？」「爲甚按錢算不按糧算，還是對你好？」「窮漢怎樣才能翻身？」回答的是「每年長支，一年分得的糧不夠一年吃。」「好甚哩，好，人家是當掌櫃的，咱是給人家受。」「自己有地就行」。就這樣由淺入深，由小到大，由受窮到剝削，使他們了解了問題的本質。同時把地主的小恩小惠、收買工頭、愚弄佃戶的辦法也一一加以揭露，因爲是切身體驗，所以一啓發，就了解得很深刻。最後個僱農們都說：「你們說的都是實在事，一點也沒說錯，你們比我們親自受了還知道哩！」

除了個別談、個戶會僱戶會上講之外，又發動積極的教育落後的，如發現孫鐵厮落後，便發動張三丑、王有娃、南中中等四五人去進行教育，集體解說，不拘形式，你一句他一句，後來孫說：「老財眞是萬惡手，不萬惡發不了財。」

經過這樣深入的宣傳教育，全村到處都談開減租算工賬的事情了，會算的人向不會算的人一五一十的講，每天有人來找給他算一算還有多少，造成自動減租算工賬的空氣。在這時候，有些地主跟上走了，爲了安定他們，又召開了老財的會議，由區長給他們談了法令，政府對他們的態度，把他們心中疑慮解除。接着開了大會，一般他講了春耕、減租算賬等工作和對法，羣衆便自己起來進行減租算賬了。

四、羣衆自願起來幹

爲使減租算賬順利進行，採取突破一家的辦法。王三家有十多個長工，現在有八個在，就組織八個人去算。八個長工商量好把王三叫來算，每人說出自己一年內取過主家的東西，按市價合糧，從工資折糧內除去，這樣八個長工共算出廿九石五斗糧，開了清單。王三走了後，僱工們開了個會，大家商量一石按七斗要，告訴主家因爲賬丟了，怕頭頭點點說不到，所以七折一下，使主家也高興。算完後僱工們說：「算賬不虧他吧！」「吽！你忘了他們的山藥蛋壞了還不給窮人吃！」後來大家商量好第二天去搬糧，第二天去搬，王三不給糧，說給地，鬧到第三天，王又鑽交公糧的空子，但僱工堅持要糧，王三拖不過去，在第四天開了窖，把麥子拿到手。在這些活動中，幹部一概沒有參加，之後開了個檢討會，爲什王三能拿出糧來呢？有的說：「是公家的規定不敢不給。」有的說：「不是白拿是算出來的。」有的說：「還不是靠幹部們。」有的說：「一齊都算才拿出來的，如果一兩個人算，屎也不屎你。」最後工作團同志給說：「是靠八個人的團結。」

這次算賬中發現張三丑積極，他五十多歲，無地，當一輩子長工，在組織減租算賬小組時，選了他當組長。張三丑就召開了五六個積極份子會議，佈置以後的工作，提出「從北往南算，算徹底，都算了。」於是都自動去幹了。南中中、王三仁找了高高來減租，史保海找了郭封翻來算賬，減租小組給孫鐵厮、銀補生等請來卓要山地主王家減了租……。造成了全村自動減租算賬的運動。

晉察冀、太岳麥收告捷
粉碎頑僞搶糧陰謀
羣衆實行勞武結合突擊割麥

（新華社張家口十七日電）平漢、津浦沿綫平原產麥區軍民合力粉碎了頑僞搶糧陰謀，各地麥收紛紛告捷。冀西三四分區在縣區幹部直接領導突擊收割下，大部小麥已於本月十五日左右收割完畢。平山邊緣綫上左賢、石橋、田都等地三村所有人力畜力，悉數組織起來，澈底進行搶割，四天收割麥田一千餘畝。滿城僞軍據點江城鎮附近各村，組織聯防自衛，掩護政工隊與婦女兒童在三天內將全部小麥收割緊完畢。冀中邊緣地帶麥收也已完成一部，許多麥收較晚地區的羣衆紛紛組織包工隊，出發鐵路沿綫，幫助收麥。安平之大同新村兩地週內節完二千六百餘畝麥苗，現已組織起五十餘人，開赴產麥區割麥。青縣老區開赴鐵路沿綫的武裝包工隊，亦極普遍，夜間綫路沿綫但聞一片割麥的鐮刀聲。各地機關學校部隊亦已停止工作及學業，幫助羣衆突擊割麥。

據新華社陽城十七日電：太岳邊緣地帶護麥鬥爭已至緊張階段。自五月二十日至六月十日半月來，各地蔣閻軍搶麥部隊會襲擊解放區洪洞、臨汾、曲沃、安邑、絳縣、虞陵、聞喜、孟津、新絳等縣的三十餘村莊搶麥，均被我守軍及民兵護糧隊擊退，蔣閻軍傷亡共五百餘人。現陽城、翼城、沁水、浮山等地綫有大批民兵自衛隊開至邊沿地區護糧。全區保衛麥收在羣衆熱烈參加下，必能得到勝利。

漣水金圩村
麥出雙穗

（新華社淮陰十九日電）蘇皖邊區各地今年夏收豐稔，漣水縣金圩村麥出雙穗，農民欣喜若狂，咸認此爲數百年來未有之大吉兆。濱海縣夏麥收成超過往年兩倍。春災最重的沭陽太平區災民因三月間獲得華中銀行耕牛貸款十六萬二千元（每元合法幣二十六元）及大批食鹽，加上災民生產渡荒盈餘，全區已增添耕牛六百頭，使麥收迅速完成，家家吃着新糧。其他各地農民部隊及機關幹部正熱烈展開互助收割運動，一個個臉上都洋溢着同慶豐收的喜悅。

張鼎丞將軍警告反動派
我堅決保衛華中解放區
你們從那裏進攻，我們就從那裏堅決反擊！

（據新華社淮陰電）目前華中形勢異常緊張，國民黨以二十七個師的大軍向蘇皖解放區包圍進犯，並已侵佔淮南路西四分區全部地區。新華社記者特往訪華中軍區司令員張鼎丞將軍，詢以對目前形勢的看法和態度。張司令員指出華中大規模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這種嚴重形勢的造成，完全是國民黨反動派一意擴大內戰破壞和平所致，因此而引起的後果，應由國民黨反動派方面負其全責。張司令員隨即歷述國民黨軍自停戰令以來向我違約進攻之事實，五月十日起侵佔我路西地區，近更揚言進攻我淮北區。最後張司令員表示：這是反動派發動全國內戰計劃中的一部份，他們猖狂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我們的忍讓也已經到了極限，我們正式警告那批反動份子好戰份子：你們決心破壞和平民主的華中解放區，我們也一定要堅決保衛華中解放區，你們從那裏進攻，我們就從那裏進行堅決的自衛反擊。張司令員並號召黨政軍民緊急動員起來，保衛家鄉，保衛華中解放區，保衛和平民主，堅決澈底的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野蠻進攻。

又華中軍區司令部於五月廿×日至本月十三日期間，曾先後向淮陰執行小組提出第六號至第十二號備忘錄計共七件，列舉國民黨軍近月來違約連續進犯蘇皖解放區之事實，要求派員前往衝突地區，調查眞相，停止國民黨軍之進攻，並令共立即撤出侵犯地區，保證以後不再發生此類事件。迄未獲覆。上項備忘錄均爲張司令員鼎丞、粟副司令裕、鄧政副司令子恢、譚政委震林連署所發出。

美代表目擊國民黨機轟炸蛟河
知道了拉法戰鬥誰應負責

（新華社蛟河十八日電）國民黨美式飛機兩架於十七日下午三時濫肆投彈轟炸蛟河，炸傷我士兵四人，炸死馬一匹。執行小組三位美國人此時亦在蛟河，當即躲入防空洞。事後美人一中校說：今天我們已知道拉法戰鬥誰應負責了！

不顧人民反對
滬當局開始實施「警管區」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據六月份之滬大公報及文匯報載：各界人士同聲反對的「警員警管區制」按期於六月一日開始實施。雖然吳國楨曾於五月末放出煙幕，說「警管區」雖決定實行，並不「訪問」，只是「巡邏巡邏」，同時滬市警察局長宣鐵吾亦以「行政措施迭受阻礙」一而聲稱晉京「請辭」，五月底宣鐵吾返滬後，不惟「打消辭意」，而且已升爲「淞滬警備司令部總司令」兼市警察局長，掌握全權實行警管制，並對文匯報記者說：「外界種種非難反對，今後決不理會，亦不再予以解釋，多費唇舌」。警員在職務上必要時，仍可「訪問」，現担任「警管」任務的警士達三百六十七名，大部均係中央警官學校和級班第一期畢業生。與此同時，上海市府民政處又公佈了「戶籍登記辦法」，詳細規定登記十種項目「及巡邏抽查辦法」，規定戶籍主任甲長每日須按戶抽查一次，保長每月須抽查五次，保辦公處幹事每月須抽查十甲，區公所負責視察之助理員每月須抽查一保，戶政股主任每月須抽查二保。

新四軍羅副軍長
電賀一八四師起義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新四軍副軍長羅炳輝將軍頃電賀一八四師起義。原電如下：潘師長朔端、鄭副師長祖志勵暨一八四師全體官兵均鑒：抗戰勝利，舉國歡騰，乃反動派堅持獨裁，擴大內戰，兇燄方張，中共一讓再讓，反動派得寸進尺。際此全國和平遭受嚴重威脅之時，吾兄順應潮流，擁護眞理，率部起義，使正義昭張，至深欽佩。吾滇自先烈蔡鍔先生而後，革命人才輩出，吾兄戎馬倥傯，抗敵台莊鄂南，轉戰西南各地，使日寇膽寒，國人讚佩。今得在和平民主大道上共同攜手前進，鵬程萬里，勝利堪期，曷勝欣慰。謹電馳賀，並致慰問。即頌夏安。弟羅炳輝叩 六月十八日

西滿蒙漢貿易中心
王爺廟已日趨繁榮

（新華社哈爾濱十九日電）據本社記者報導：西滿蒙漢貿易中心王爺廟已日趨繁榮。王爺廟是一個重要城市，僞滿時它是興安省公署的所在地，興安省政府現在則是興安省政府的所在地。該地面積三十三平方里，人口二萬三千餘名，東面的洮安河和西面的洮流河已然成爲護城的兩條錦帶，城北高山上的吉思汗廟則宛如一個日夜守城的巨人。全城最大的興隆街，從東到西四里路長，各種大小商店集於此。在戰爭期中被毀的房屋，由於該城軍政機關之幫助，現已大部修復，從前的蒙地一變而爲人山人海的市場。全城最大的生產和貿易機關爲公私合辦的東蒙人民合作社，資本二千五百萬元，下設運輸、紡織、糧食、皮革、製鐵和製紙等二十個工廠。出產的大量生產成品極受各界人士贊譽，將成爲發展王爺廟經濟的堅固支柱。此間先後出版的報紙有羣衆、東蒙、人民、經濟新刊四種，其中羣衆報除漢文外，上有蒙文，內容極爲實際，最受各界歡迎。毛澤東選集等亦已出版。學校有師範、兩個完小和五個民辦小學，學生兩千餘名，漢蒙都有。此外並開辦各種訓練班，東蒙幹部學校第一期已培養軍事和羣衆工作幹部八十五名，第二期亦已開學，學生增加三倍，共二百五十餘名。城內娛樂，戲院每天出演兩場，每場客滿，羣衆團體的和學校、機關劇團數目極多，有用蒙話出演，有用漢話出演，備受觀衆歡迎。

「兵農合一辦的兇，老百姓個個活不成。」
——古城營田園荒廢民不聊生

（太原縣訊）閻匪古城營村去年十二月實行「兵農合一」暴政後，全村人民立即陷入家破人亡的慘境。地主薛耀文有二百畝水地，百多畝留田，全家老小十四口，未分得寸土，一家大小氣得哭了幾天，都逃走了。六十五歲老農牛玉海，辛勞一生，得到的二十多畝好地被分去，氣得老漢五六天不吃不喝，死去了。像這樣不給份地，被取消吃飯權利的，還有張明炎等二十多家，一百多人。領到「份地」（因好壞不同，每份至少八畝，多至二十畝）的每人每年要交各種負担合計米麥十四石二斗五升，但所領份地一共也打不下十五石米麥，也無人從事生產了。領到份地的富農張炳成，土地至今荒蕪；中農張喜領到的份地，沒上糞，也不希望收割，去年躲下的三百多捆羊糞，至今還在園裏；貧苦農民孫二貨因產糧不夠交閻錫山，自已耕種份地又無肥料、耔種、口糧等，只好逃亡別處。現全村的人糞也不拉了，挖河灘地的工作也不做了，只有時唱一段憤恨閻錫山的傷心歌子：「閻君（是閻軍和閻羅王的雙關語）人馬進了村，判官萬板咀（洽村指導員）來點名，「兵農合一」辦的兇，老百姓個個活不成。」（力夫）

袁佩章辦好了炭峪溝小學

一

炭峪溝是保德二區胡家莊行政村的一個自然村，在舊政權時代，也曾有一個小學，但除幾個地主與富農的子弟外，一般貧苦子弟是念不起書的。新政權成立後，群眾經過了減租減息，從經濟上政治上翻了身，有了學習文化的要求，於是又委去了一個教員，辦起了學校。

但是，這個教員不但不熱心教書，在作風上也很不好，一聽見誰家吃好的，就藉口給他起名字，去吃一頓飯，學生們到學校帶的乾糧他還要的吃，同時，對衣服破爛，手臉不乾淨的一般小娃娃，不是採取親近教育的辦法，而是採取卑視不管的態度，十來天也不教一次書，張應世念了一年，不識一字，六十九念了四年，連自己的名字還不認得，群眾說：「還不如在家鋤地，放羊。」而群眾在思想上也認爲：「教員好壞是公家委的，老百姓那能過問，干涉？」於是就任教員由他的思想作風，與脫離群眾的情況下，學校是垮台了。

二

四六年又委了袁佩章同志去當教員。

袁佩章一去之後，就向群眾調查以前學校爲甚沒辦好，主要的原因群眾說沒有識下字；同時，有些學生也因爲學校離家遠，又冷，所以不願意去。隨即，袁佩章就在村擴幹會上和群眾研究了辦學計劃，他就開始動員學生了。

首先，他親自下手，和學童把學校移了，糊了窗子，燒暖了家，張毛桃、張三三八、張毛子三個小孩，想來上學，因沒衣服穿，他就把自己餘下的棉花、單二件衣服，給娃娃們穿上，有的兒童家窮的買不起書、紙，他就幫助給訂了幾個本本，這樣才有十來個兒童上學。同時，他就抓緊教育，六十九上了十來天學，就識會四十多個字，高興的跑回去就告訴了家裏大人，又告訴沒有上學的娃娃們，這樣，就把張一林、得利子等四個兒童引上了學校，幹部們看看學校也像個樣了，也就動員兒童上學，就在教員、幹部、兒童們的動員下，群眾把子弟們自動的送到學校裏，全村三十二個兒童都上學了。而且，由於教員在生活上能團結兒童，教育上抓的緊，群眾都說：「袁教員愛生如子」，兒童們一吃了飯就來上學，也不逃學了。

三

去年袁佩章同志對於冬學工作很負責，群眾在冬學中學了文化，如張拉同識了孔百字，今年在變工組裏就担任了記賬先生，張桂花識了四百五十個字，也能開紡織收條，群眾親身感到過去不識字的痛苦與識了字的方便，於是對學校都關心起來，就在這個時候，袁佩章又到區上、縣上開了教員會，回來和群眾研究如何把學校辦的更好，袁佩章又從報紙上給大家讀了柳樹溝、袁家里的民辦學校，群眾也覺到：「學校是自己的，只有大家管理，才能辦好。」於是，群眾選出了熱心教育的張注、張二奴爲學校的協助員（學董），在學校的經費方面，群眾自願的熱烈的討論規定了教員的生活費和學校辦公費，每月米貼四十五斤、菜金米七斤、燈油二斤、炭三馱、文具實報、全年供給棉衣單衣各一套。

在學校轉爲民辦公助之後，袁佩章就經常和協助員研究，和家長們開會檢討，徵求意見，根據群眾的意見來往好辦學校。

四

在教學方法上，袁佩章採取了學用連系的實際辦法，他把三十多個兒童分了兩年級，二年級教國語、算術、常識，一年級主要識字。在教識字的時候，就先從村裏的人名，和日常見的東西教起，如「勞動英雄張尙文」七個字，學生們一教就認會，懂得，就忘不了；在教常識時，就根據當村裏發生的事情，如秋天打場時，人們要敬供風娘娘，教員就問學生們有沒有？學生們說有，教員就用扇子搧風來說明了空氣的流動，啓發學生們在思想上破除迷信。

在管理學校方面，每禮拜讓學生民主的檢討，民主的訂出紀律與制度，在學習時間就學習，下午就遊戲，養成學生緊張、活潑、團結的風氣。

在生產上，去年，教員與學生鋤種了兩畝半地，打了一石糜子、斗半蕎麥、二斗豇豆，收了三斤半棉花，這些東西全給學生們分了，幫助兒童解決了學習用具上的困難，而在農忙時，如今年種棉花，教員就放兒童們回家去點棉籽，因爲兒童們點棉籽時能頂一個勞動力，所以家長們非常滿意，這樣，他就使得學生的學習、生產，與家庭生產很好的結合起來。

在兒童與家庭的關係上，福光在過去一回到家裏，就罵爹打娘，而在學校中經過了袁教員的教育後，回到家裏竟能幫助父親拉鋸、担水、送飯，侯女子黑夜回去還幫助母親捲棉條，家長都高興的說：「這就是說，先生可把這些孩們教好了。」他不但單純的教兒童識字和提高文化，而且培養了兒童的好作風，使兒童在學校中是一個好學生，回到家裏是一個好子弟，在村裏是一個好兒童。

五

袁佩章除往好辦學校以外，對於社教工作也很熱心，村中少先隊男的七個，女的八個，共有十五六個人，當勞動回來以後就閒着，堆瓦丟石頭。袁佩章便把他們組織起來，利用下午和晚上的時間教識字，以及國語、常識、珠算，並和少先隊的生產、放哨連系起來，使他們提高了文化，如張反子、張當斌在冬天學會寫路條、介紹信、記變工賬，珠算學會小九九等，提高了生產和社會知識。

村中還有一個放羊的張五留，袁教員就每天給他教幾個字，張五留出去放羊時就認，認不得時用鉛筆劃上記號，回來再教。村中還有一個婦女熱心識字，一面紡織，一面放下識字本認字，袁佩章就又讓她團結了四個紡婦，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在生產當中提高文化。同時，他又組織了變工組中的識字讀報組、幹部學習小組，並辦起了村中的黑板報，而村中的一切工作他也參加，經常和村幹部、群眾們在一起，幫助了村中的各種工作，開展了村中的社教工作，幫助群眾從經濟上、政治上、特別是思想上與文化上翻起身來。

六

由於袁佩章善於接近群眾，善於吸收群眾的意見來解決問題，辦理學校，由於他熱心教育和踏實的工作作風，所以，他把這個過去曾是脫離群眾的民辦公辦學校，轉變爲群眾愛戴擁護的民辦公助的學校。在今年紀念「四四」兒童節時，袁佩章所辦的炭峪溝小學被列爲模範小學，並選舉了兒童模範張當斌、張一林，給了物質與精神上的獎勵。這就更鼓勵了袁佩章同志與學生們，今後要把炭峪溝的小學辦得更好起來。（胡正整理）

副刊

救了一家人

（民間備荒故事）

前清光緒年間，在咱晉西北，記不清是什麼縣什麼村裏，有一戶姓馬的人家，老小一共五口人，老漢、老婆、兒子、媳婦，還有個兩歲的小孫孫。他家種二十來垧山搭地，全憑兒子一個開，媳婦捧茶打飯，料理家務，一家過的還將就。媳婦娘家貧寒，養成個勤勞的習慣，平素過日子刻苦節儉。據說，從光緒十五年起，每頓飯婆婆給留下米，她悄悄地藏過一撮，三年功夫積存下滿滿三[illegible]甕小米，瞞過翁婆丈夫，寄在院裏。

到了光緒十八年，一下子遭了旱災，頂到六月天，沒有下一點雨。人們哭哭啼啼，離開家鄉，四處逃命。馬老漢也着了急，整天求神祈雨，可是，太陽一天比一天晒的凶，天空萬里無雲。老婆婆盼盼切切，說不知是那一輩子造下的孽，命該該死。兒子卻是個好勞動，想到將來沒有吃的，也是枉然。唯有媳婦不慌不忙，口口聲聲說「咱家不怕」，爲這還常同丈夫吵，她說：「我說不怕就不怕！爲你好好在地裏受吧！」旁人也不理睬她的話，還是愁眉不展的盼望老天爺睜眼，趕緊下點及時雨，救救老百姓吧。

有一天，馬老漢實在拿不來「滑餓」的東西了，挽得些苦菜，一把丟在炕上，對全家人說：「煮上吃吧！再挨幾天，連這也沒有了，那時睜大眼睛往死餓吧！」媳婦還是不慌不忙的說：「咱家不怕！」兒子接過去氣憤憤的說：「還是說咱家不怕，齊餓死就不怕啦！」媳婦看見實在沒有吃的了，才說了實話。她說：「古人說：年年防災不怕災，夜夜防賊不失盜。我三年前才到咱家來就注意上了，每頓飯節省一撮撮米，誰也不覺餓，三年天氣積存下三大甕，寄在院裏，這時還不能頂一陣嗎？」全家人聽了，臉色突然燦爛起來，一窩子人圍到她跟前，齊說：「好一個年年防災不怕災，你救了咱一家的命呀！有了吃的，好好勁彈吧！」

（記者按：老百姓有一句俗話，叫做「糊口口上不節省，瓷底底上來不及」，就是說要把節約當成經常的事，並且和生產連系起來。所謂「勤儉起家」，在舊社會是做不到的，但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裏，却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見窟窿就鑽」

——減租小故事

景月

興縣南通村（三十六戶人家裏頭，過去就有二十五家沒有地，是一個佃農、僱工最多的村子。所以新政權剛建立起來，農民團結得很好，村裏大部份人家，便都減了租。

去年九月，開始查租時，幹部們都認爲這個村子沒問題，村主任白有奶也自信的說：「一減徹底了，可底綏遺野。」但在查租中間，還是發現了康補奐一家沒有減租。

原來，南通村，自從開過減租運動以後，租佃之間，再沒有發生什麼問題，年年都是地主、佃戶和幹部們會商定：誰家的租子，應減多少，應交多少，記在本本上，到時候，地主來收租子，佃戶便照着本本上的數目，給他發糧食。前年，開減租會時，康補奐有事，沒能參加。後來，幹部們因忙別的工作，丟開手，忘了；康補奐以爲會替他減了，地主也沒有再提起。冬天，地主李家來收租，[illegible]看。李豪拿起本本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不見康補奐的名字，知道有機可乘，便哄康補奐道：「按本本上記着：減下來，你就應該給我四斗租子。」康補奐當時有些疑惑，覺得減了租子還是這，又想：「農會給咱減的，沒錯。」便沒說什麼，把糧食裝給人家了。

× × ×

這時，大家一圪攏，知道康補奐受騙了。便問補奐道：「你叫人家裝去多少租子？」康補奐說：「四斗！」衆人大驚道：「幾個狗不睜地，騙去四斗租子，這傢伙真是活人眼裏入拳頭，明欺咱們沒人哩！」馬上，有的主張派人去質問，有的提議叫來和他講理。還是白有奶說：「這號子人就是見窟窿就鑽咧。等幾天吧，咱們村裏有欠他租子的，他來收租時，再和他算賬也不遲。」

過了半個多月，李豪來了。大家質問他：爲什麼要欺哄人？起先還不承認，後來，康補奐來了一對證，他才答應把多收的租子退出來。

快樂的大家庭

（工廠生活片斷）

孫謙

一拉氣笛我們就成群結隊的走向生產崗位——工房。工友們一個個精神百倍，擦拳摩掌的開始發揮他們的神氣，爲了保衛和平，全廠都緊張的行動起來了。馬達在隆隆的響，天軸在突溜溜的轉，錘頭、銼刀、機器，各種工作的響聲響了工房，如同節奏快樂的歌聲。這是早晨了的地方，我們都有工做。

上課的鐘聲響了，大家下了工，連手也顧不得洗，齊奔着鉛筆、本子跑到課堂。小鬼們跑的更快。教員在講課了：「國民黨反動派一心要擴大內戰，……」「我們爲了全國老百姓，爲了和平，東北民主聯軍自動讓出了長春。」一個個聚精會神的傾聽，有的在咬牙切齒的罵：「國民黨眞不要臉，跟狗日的打吧！」四十餘歲的老工友席振榮，因爲他出差忘了給他編班，他很生氣的向工會提出抗議說：「你們不要我學習嗎？」這裏是新的工廠，我們都有權利學習。

吃過晚飯，三五成群的走向前滿，在沿村的道路上散步談話着：「閻錫山的「兵農合一」把晉西南等地老百姓害得抬不起頭來。」「治頭鎮的僞軍竟敢打執行小組人員，眞他嗎了……」

有的在打排球，有的坐在窯頂上拉胡琴，京戲在排「南陽關」，郿鄠在排「活路」，樂器、唱聲傳遍了全廠。這是新民主主義的邊區，我們眞快樂。

自習哨子吹了，打球的，排戲的散步的都回宿合，剛才一片喧嘩，如今變成一片嚴肅的會場。「××今天工作中把手碰破了，他還堅持工作。」「××今天不服從組長分配的工作，並且還罵組長。」「組長今天分配我作的工作，我沒好好接受，我不對，他態度不好，也不對。」對組長的意見。」大家展開批評、檢討。這是民主自由的地方，是人民的天下，我們有集會的自由和權利，我們也有說話的自由和權利，同志不對批評同志，上級不對要批評上級，自己不對更要自己檢討，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我們是自由的、民主的，我們又是有堅強的組織領導與紀律的。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我們的技術、文化和政治都是飛快的進步。現在全廠工人有一半是工廠培養出來的，如李春林、楊瑞禎都是本廠學徒，現在都成了頭等工匠。孫晉、邱安它等沒有唸過一天書，現在能看報寫日記，李培剛唸過不到一年書，現在邊區能寫劇本呢！

你看！我們有工做，有書讀，有娛樂，在民主自由的邊區，這工廠是我們的大家庭。（選自工業部一廠「五卅牆報」）

閻錫山與民「合」謀

（徐溝民謠）

合謀房子，合謀地，
合謀箱子，合謀櫃，
合謀床席，合謀被。
那管你窮空不窮空，
你的東西都要合謀去。